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菊池宽 等著

Kikuchi Kan

E x c l u d i n g H a t r e d

不计恩仇

超越肉体的修行之旅

〔日本〕菊池宽 等著 黄悦生 等 译

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 | 丛书主编 冯道如
传承文学传统，再塑文学精神

[日本] 菊池宽 等著
Kikuchi Kan

E x c l u d i n g H a t r e d

不计恩仇

黄悦生 等 译
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不计恩仇 / (日) 菊池宽等著; 黄悦生等译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

(世界名家经典短篇小说丛书. 第2辑)

ISBN 978-7-5399-7025-7

I. ①不… II. ①菊… ②黄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4291 号



书 名	不计恩仇
著 者	(日) 菊池宽 等
译 者	黄悦生 等
责 任 编 辑	孙金荣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50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025-7
定 价	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*Contents*

马铁奥·法尔哥尼 001

[法] 梅里美

陈 茜 译

圣朱利安传奇 017

[法] 福楼拜

林 敏 译

洪水 049

[法] 左 拉

张 宁 译

送给德·杜西娜小姐的新年礼物 073

[法] 法朗士

林 敏 译

雅可布·洪贝尔 081

[德] 黑贝尔

曾 悦 译

屠婴记 087

[比利时] 梅特林克

王 旭 译

复活节的火炬 101

[罗马尼亚] 伊·卢·卡拉迦列

张 维 译

格瑞维尔·芬 119

[美] 亨利·詹姆斯

刘 洋 译

上帝的力量 139
[美] 舍伍德·安德森
杨 巍 译

神 甫 149
[意] 乔万尼·维尔加
陆靖沂 译

南京的基督 159
[日] 芥川龙之介
徐晓淑 译

快跑，梅洛斯！ 173
[日本] 太宰治
黄悦生 译

不计恩仇

185

[日本] 菊池宽

黄悦生 译

马铁奥·法尔哥尼

[法] 梅里美

陈 茜 译

出了维基奥港^①，朝西北方向往岛内^②走，地势陡升，道路崎岖，时而乱石挡道，时而沟壑横亘，步行三个小时后，前面是一片茂密的丛林。这片林地是科西嘉牧民和一些不法之徒的地盘。为了免去施肥的劳累，农民们放火烧掉了一些林地。一旦火势蔓延，殃及无辜，岂不是很糟糕！但他们不管，他们坚信土地只有像这样吸收了植物灰烬的营养才能长出好庄稼。他们往往只取所结的谷物，而把庄稼的杆子留在地里，又何必费事去拔除它们呢，如果来年春天重新冒了芽，不出几年，就能长到七八英尺。就这样，这些重新生长的植物便形成了眼前这片杂草丛生的林子。各种高高低低疯长的草木，交错杂乱，异常茂密，把林子堵得水泄不通，连野羊也时常无法自如穿行，而人只有用斧头才

① 维基奥港（Porto-Vecchio），法国科西嘉岛东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。

② 即指科西嘉岛（Corsica），位于法兰西共和国东南部海面上，是地中海第四大岛。

能在林中劈出一条像样的路来。

如果你哪天杀了人，那就去维基奥港的那片丛林吧。只要手中有把好枪，配上足够的枪药子弹，你就能安全地呆在那儿。当然，还要带上一件带有兜帽的褐色大斗篷，白天能御寒，晚上还能充当被褥。林地的牧民还会提供你栗子、牛奶和奶酪。所以，除了万不得已要去城里补充弹药外，你根本不用惧怕被捕或者被杀。

一八××年，我在科西嘉岛。那时，马铁奥·法尔哥尼的家离那片丛林只有约两公里远。在那片地方，他算是富裕的了，靠着羊群，过着阔绰逍遥的生活，他自己什么都不用干，只要把羊交给那帮到处游荡的牧民放养就行了。当我再见到他时，那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，他看上去已经五十多岁了，身材矮小但很壮实，一头黑亮的卷发，鹰钩鼻，薄嘴唇，睁着一双不安的大眼睛，而他的面色则让人想起了某种鞣制过的皮革。即使这一带到处都是神射手，马铁奥的枪法也算得上是最出众的了。他从来不用霰弹来射杀野羊，而是在离猎物一百二十步开外的地方，对准猎物的头部或肩部，只用一颗子弹就能将它放倒。他在黑夜里要起枪来，也与在白天一样自如。夜里，点上一根蜡烛，蜡烛前再架一张盘子般大小的可透光的纸。马铁奥在八十步开外站定，瞄准，然后把蜡烛吹灭，黑暗中，他扣动扳机，四次准有三次能无误地打穿那张纸。他的这种精湛枪技，那些从没来过岛上的人恐怕是不会相信的。

凭着这项卓越的技艺，马铁奥名声四起。人们都说，他对朋友很有情义，对敌人也绝不手软；而且他随和宽厚，乐善好施，与所有人都能和睦相处，在维基奥平静地生活着。然而，据说在科尔特^①，也就是他娶老婆的那个地方，他曾毫不留情地打败过

① 科尔特 (Corte)，科西嘉岛中部城市。

一个情敌。那个情敌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在情场上也是个高手，他人都要畏惧三分。可有一天，正当这个情敌站在自家窗前，对着面小镜子，刮着胡子时，一颗突来的子弹把他打得措手不及。反正，人们都说这颗莫名的子弹是马铁奥发的。后来，这事也慢慢地平息了，马铁奥也结了婚。他的老婆吉乌赛芭给他生了三个女儿（这让马铁奥很恼火），后来又给他添了个儿子；儿子取名叫福尔图纳托，是法尔哥尼家的继承人，也是这个家的希望。三个女儿都嫁得不错。每逢马铁奥需要帮助时，三个女婿也都能拔刀相助。而这个儿子还只十岁，但已经显出颇有出息的样子了。

秋日的一天，马铁奥和他老婆起得很早，他们打算去查看放养在丛林空地上的那群羊。小福尔图纳托也想跟着一起去，可那片空地离家很远，再说，也得有人在家看着屋子，所以马铁奥没有答应。而这之后发生的事，定会让马铁奥对自己的这个决定追悔莫及。

马铁奥离开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了，小福尔图纳托静静地躺在那儿晒着太阳，凝视着远方蓝色的群山，想着下周末就能到城里和他的“班长”^①叔叔共进晚餐了。突然，一阵枪声响起，扰乱了他的思绪。他忙起身，循声向远处的平原看去；又是一阵枪响，枪声毫无规律，却越来越近。终于，小福尔图纳托看到一个男人，正沿着小路，从那片平原往他家方向赶来。那个男人蓄着胡子，戴着顶登山者的尖帽，衣衫褴褛，拄着一管枪，拽着一条腿吃力地走着。显然，他的大腿刚受了重伤。

他其实是个逃犯，趁着天黑，去城里补充弹药，却在路上中

^① 班长（the Caporal），科西嘉岛特有的古老俗称，用来指称那些在当地有一定财势和权势的人。

了科西嘉地方军的埋伏。他极力反抗，终于杀出了一条退路，可他们仍紧追其后。他以岩石作掩护，举枪与他们对峙了好一阵。现在，追兵离他只有一步之遥，他又身负重伤，无法在追兵到来之前躲入那片丛林。

男人走向福尔图纳托，问道：“你是马铁奥·法尔哥尼的儿子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是吉阿内托·萨恩彼埃罗，我正被‘黄领子’^①追捕，再也逃不动了，快找个地方把我藏起来。”

“没有问过我的父亲就把你藏起来，不知他会怎么说呢？”

“他会夸你做得好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快点，他们就要来了！”

“还是等我父亲回来再说吧。”

“等他回来？该死的！五分钟后他们就能追到这儿。快，把我藏起来，要不然我杀了你！”

“你的枪膛是空的，身上也没有子弹了。”福尔图纳托不慌不忙地回道。

“我身上还有把匕首呢。”

“但你现在跑得过我吗？”说着，他向后一跳，男人就够不到他了。

“你肯定不是马铁奥·法尔哥尼的儿子！你要眼睁睁地看着我在你家门前被抓？”

孩子似乎有所动容，走近问道：“把你藏起来，那我能得到

^① 黄领子，科西嘉地方军的别称，因其士兵的制服皆有褐色领子而得名。

什么？”

逃犯摸摸腰间的皮口袋，掏出一块五法郎的硬币，显然这钱是他省下来买弹药的。福尔图纳托见了，眉开眼笑，一把抓过硬币，对吉阿内托说道：“你尽管放心好了。”

很快地，他在屋子旁的干草堆中挖出了一个洞。他让吉阿内托蹲在里面，再拿草把洞口小心地掩好，想办法既让里面的人能透气，又让外面的人看不出半点端倪。接着，他又琢磨出了另一条巧妙而狡猾的好办法。他抱来一只母猫和一窝小猫，搁在干草堆上，这样一来，就没人会怀疑有人动过这草堆了。然后，他又用土将男人留在小路上的血迹仔细地盖好。一切都安排妥当后，小福尔图纳托又重新躺下晒太阳，镇定自若地等着。

没过一会儿，就有六个穿着褐色黄领军服的人来到马铁奥家门前。领头的队长，叫狄奥多罗·加姆巴，和法尔哥尼家还沾着点亲。这点不足为奇，要知道在科西嘉岛，亲属的范围往往比别的地方延伸得更广。这位队长是个积极能干的狠角色，不法之徒都颇为畏惧，目前他已经成功抓获了几名逃犯。

他走向福尔图纳托，“你好啊，小表侄，你长高了不少啊。刚才，看到有人从这儿经过吗？”

“噢！表叔，我现在还没您高呢。”孩子天真地答道。

“过不了多久，你就会像我一样高了。告诉我，你有看到一个男人打这儿经过吗？”

“我有看到一个男人打这儿经过吗？”

“对，一个男人，戴着顶黑色天鹅绒尖帽，穿着件绣有红黄条纹的马甲。”

“戴着顶尖帽，穿着绣有红黄条纹的马甲？”

“对，快说，别老学我说话。”

“今天早上，神甫先生骑着他的马——皮埃罗，打我们家门

口经过。他问我父亲好，我跟他说……”

“好啊，臭小子，在耍什么花样！快告诉我吉阿内托往哪个方向去了？我们正在追捕他，我敢肯定他准是沿着小路往这边逃了。”

“谁知道啊？”

“谁知道？我知道你看到他了。”

“一个人睡着了，又怎么看得见有谁经过呢？”

“你没睡着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枪声早把你惊醒了。”

“您肯定你们的枪能有这么响吗，表叔？我父亲的马枪都比它们强。”

“该死的，你这个天杀的小混蛋！你肯定看到他了，搞不好还把他藏起来了。你们几个进去搜搜，看是不是躲在屋子里。那混蛋跛了一条腿，他不会笨到要一路瘸着进丛林的，再说，这血迹到这儿就断了。”

“我父亲会怎么说呢？”福尔图纳托冷笑道，“他会怎么说呢，要是他知道，有人趁他不在闯进了他的屋子？”

“你这小畜生！”队长一把揪住他的耳朵，“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让你老实点，你就得给我老实点，听到没？用刀面抽你二十下，你嘴巴就老实了吧。”

福尔图纳托仍无动于衷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，“我父亲是马铁奥·法尔哥尼！”

“小畜生，信不信我把你运到科尔特，或巴斯蒂亚^①去。把你丢进地牢，让你睡草垫，戴脚镣。如果你再不说吉阿内托在哪儿，我就把你送上断头台。”

^① 巴斯蒂亚（Bastia），科西嘉岛东北沿岸城市，是现在法国科西嘉岛上科西嘉省（Corse）的省会。

听到这种滑稽的威胁，孩子不禁大笑了起来，“我父亲是马铁奥·法尔哥尼。”他重复道。

“队长”，一名士兵低声说道，“我们还是不要惹马铁奥为妙。”

加姆巴显得颇为尴尬，与士兵们低声商议着。这时，屋子已搜查完毕。科西嘉人的屋子很简陋，只有一个方形房间，摆有一张桌子，几条凳子，几个柜子，还有一些家用器皿和打猎器具，所以搜查工作并没花多少时间。

此时，小福尔图纳托则站在草堆旁，边爱抚着他的猫咪，边看着他们窘迫的样子，暗自得意。一个士兵走近草堆，他看了看那猫，又用刺刀漫不经心地刺了刺草堆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他耸了耸肩，觉得自己这么谨慎，简直有点可笑。孩子看着这一幕，始终面不改色。

队长和他的部下都感到束手无策，只能抱怨自己运气欠佳。他们把目光转向远处的平原，似乎打算放弃追捕，原路返回。队长清楚地知道，自己的恐吓对马铁奥的儿子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，于是他决定改用利诱的方式再试最后一次。

“小表侄，你是个相当机灵的小伙子，将来会有出息的，但你现在跟我要滑头，我就不大乐意了。要不是怕惹恼了我的表兄马铁奥，我发誓，我非把你抓起来不可。”

“哼！”

“等我表兄回来，我会告诉他今天发生的事，当他知道你撒了谎，肯定拿鞭子抽你，非把你打得头破血流不可。”

“你不会说的！”

“那你等着瞧吧。不过……如果你愿意做个听话的孩子，我就奖励你一样东西。”

“表叔，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如果您再在这儿待下去，吉阿内

托就有时间趁机逃回丛林了，到时候，就需要一个比你更机灵的人去抓捕他了。”

队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值约十埃居^①的银质怀表，他看到福尔图纳托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，便故意握着表链的一端，让表在他的眼前晃动。

“小鬼！你很想有这样一个怀表，对不对？把它戴在脖子上，你就可以神气活现地走在维基奥的大街上了。人们问你时间时，你就可以神气地说‘看我的表，就知道了’。”

“等我长大了，我的‘班长’叔叔会给我买的。”

“当然了，但你叔叔的小儿子现在就有一个，他比你还小呢，不过他的表还没有这个表漂亮呢。”

孩子不由地叹了口气。

“那你喜欢这个表吗，小表侄？”

福尔图纳托斜眼瞅了瞅那表，那神情就像一只猫看到了一整只鸡一样——知道这是个陷阱，迟迟不敢把爪子伸过去，不断地舔着嘴唇，又不时地收回自己的目光，生怕经受不住诱惑，表情痛苦，好像在跟它的主人说，“你这玩笑开得太过分了！”

但看上去，队长是真心实意地想要把这表给他，想要做成这笔交易的。福尔图纳托并没有伸手接表，而是苦笑道：“您干吗拿我开玩笑呢？”

“天啊！我并没有开玩笑，只要告诉我吉阿内托在哪儿，这表就是你的了。”

福尔图纳托不相信地笑了笑，一双黑眼睛紧紧地盯着队长，想要读出他所说的是否出于真心。

“如果到时我没有如实把表交给你，”队长大声道，“就让我

^① 埃居（écu），法国一种古钱币。

丢掉官职。在场的都可以为我们作证，我没法抵赖。”

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表向前送了送，越送越近，眼看着怀表就要碰到孩子的脸了。此时，孩子的脸煞白，显然，他正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——是满足自己想要的呢，还是保全自己收留的人？孩子的胸膛猛烈地起伏着，仿佛喘不过气来了。怀表在他眼前晃啊，转啊，轻轻地碰着他的脸……终于，孩子渐渐伸出了右手，他的指尖先碰到了，接着整个表落在了他的手掌中，但表链的一端还握在队长的手里……表盘泛着好看的淡蓝色，表壳则被擦得锃亮，在阳光下，就像是一团火在闪耀着……简直太迷人了。福尔图纳托举起右手，指了指他身后的草堆。队长立刻明白了，松开了握着表链的手。福尔图纳托觉得这下他是这表的唯一主人了，他敏捷地闪到一边，站到了离草堆十英尺处，好让士兵们仔细翻查。

草堆中一阵骚动，钻出一个满身血污，手握匕首的男人。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但僵直的腿怎么都不听使唤。队长连忙上前抓住了他，并缴了他的匕首。虽然极力反抗，男人还是很快就被制服了，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。他转过头，对走近他的福尔图纳托骂道：“狗娘养的……”声音中更多的是蔑视，而非气愤。

觉得自己不应该再留着他的钱了，孩子把硬币扔回给他。但男人对此不屑一顾，只异常冷静地对队长说道：“亲爱的加姆巴，我的腿走不了路了，恐怕要让您把我背回城里去了。”

“刚才怎么跑得比兔子还快？”队长冷冷地回道，“不过，你放心好了，能逮到你我很高兴，即使背着你走上五公里，我也不觉得累。再说，有你的斗篷，再找些树枝，我们会想办法给你弄出一副担架的。等到了克莱斯波里农庄，我们就有马了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犯人道，“在担架上再铺上点稻草吧，这样我躺